

心系我们的英雄

伫立南渡江畔的身影

陈典宏 柴军

晨光熹微,海南省海口市南渡江畔。轻风宛如母亲温柔的手,轻轻抚摸着李向群的雕像。

距离李向群雕像不远处,一条蜿蜒的巷子深处,是他生前的家。这里的砖石、草木,仿佛都承载着李向群的身影。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李向群连”战士丁德钢、曹受盛等7名代表,来到这个他们时常牵挂的地方。

年过古稀的李向群父母——李德清夫妇,热情地招呼着大家。战友们的到访,恰似寒冷季节的暖阳,让老两口心头暖暖的。

“他牺牲后的每一天,我们都很想他。”李向群的母亲王立琼,满眼慈爱地望着官兵喃喃自语,她仿佛又看到了儿子朝气蓬勃的样子。墙上照片中的李向群,在这一刻似乎也灵动起来,笑意盈盈,回应着母亲的思念。

1998年7月底,正在探亲的李向群得知部队要奔赴抗洪前线的消息后,提前归队参加抗洪。8月7日,在渡河堤抢险中,李向群成为全连扛沙包最多的一个。他生病后仍坚守在抗洪一线,直至晕倒在大堤上。8月22日,年仅21岁的李向群救治无效牺牲。

李向群牺牲后的许多年里,他的父母只见到穿军装的人,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儿子奋战在抗洪大堤上的身影。李向群写着“全力以赴”的救生衣、一封入党志愿书、他人入伍的照片,以及获得的奖章、证书、锦旗……成为父母永远的珍藏。

春光春回,时光宛如潺潺溪水,悄无声息地流转。距离1998年那场汹涌洪水,已有27年。

“8月14日,是向群参军以来最兴奋、最难忘的一天。他在大堤上火线入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完成了我对他参军入伍的要求。”打开记忆的闸门,李



李向群雕像。

柴军摄

德清声音有些激动,“可仅仅8天……”话到嘴边,又被无尽的悲痛哽在喉咙。

“向群虽已牺牲,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身边。”望着李向群的照片,丁德钢眼中满是崇敬。从入营第一天起,李向群的英雄事迹,就激励着他一路向前。

那些照片,宛如时光的碎片,拼凑出李向群成长的轨迹,见证着他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英勇战士的历程。这些荣誉,不仅是李向群的骄傲,更是父母和战友的骄傲。

李向群牺牲后,追悼会在湖北省公安县南平镇举行。那天,细雨如丝,轻柔地飘落,为这位英雄默哀。群众自发从四面八方赶来,为英雄送别。人们手持白花,默默地站在街道两旁,眼神中满是悲痛与不舍。今天,走进南平镇,仿佛踏入一个英雄的世界,处处都能看到李向群的影子:向群中学、向群广场、向群陈列馆……每一处,都

诉说着英雄的故事。

“虽然向群已经牺牲20多年,但国家和军队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我们。”李德清说。每年,有关工作人员都会看望慰问老两口,为他们排忧解难,让老两口心里倍感温暖。

这些年来,在全国各地军营,许多官兵被李向群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纷纷拿起笔,给李德清写信,倾诉自己内心的崇敬。李德清总是认真给官兵回信,鼓励他们爱军习武,努力做“李向群式”的好战士。

“在向群小学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向群哥哥的故事。那时候,我便为哥哥感到无比骄傲。”2007年,李向群的堂弟李向琛追随哥哥的脚步来到军营。临行前,李德清语重心长地叮嘱他,在部队里好好表现,争做优秀士兵。李向琛没有辜负这份期望,在部队服役的5年时间里,他两次被评为优秀士兵,

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并担任了“李向群班”的第10任班长。他用自己的行动,续写着李向群的故事,传承着英雄精神。

丁德钢对王立琼说:“姨,在我们‘李向群连’,向群的影子无处不在。点名时,第一个呼点的人是向群;新兵入营,‘第一课’是参观李向群纪念馆和连队荣誉室;新兵下连,学唱的第一首歌是《李向群之歌》,上的第一课是‘新时期英雄战士李向群’;向群生前睡过的床铺,每天都整理得整整齐齐,好像他从未离开过……”这些传统,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一代又一代官兵与李向群紧密相连,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英雄精神的熏陶,成为英雄精神的传承者与践行者。

27年来,在英雄精神的激励下,“李向群连”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李向群式”先进个人。他们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在任务中冲锋在前。他们诠释着英雄精神的内涵,让英雄的旗帜高高飘扬。

告别时,官兵紧紧握住李向群父母的手,眼中满是不舍。李向群父母目送大家远去,像告别自己的孩子,心中既有酸楚,也有慰藉。

夕阳下,官兵来到李向群烈士纪念馆广场瞻仰。整个广场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色。英雄的雕像,高大伟岸。远处,滔滔南渡江水,奔流不息。



扫描二维码 走近李向群

技术支持:李连杰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会有一些东西难以忘怀。某个时刻,它会自动抖落尘埃,发出熠熠光彩。

30多年前的一天,父亲突然说,我们去锦州吧,我都快记不得它了。

于是,我带着父母从河北承德登上绿皮火车。列车驶过一座座山岭,驶过长城和关口,在东北大地上飞驰。

沟帮子,是铁路交通枢纽,列车在这里停了很长时间。

父亲没有睡觉,他兴致勃勃地跟母亲说着东北,说着锦州。多少年没回来,那时他还没有认识母亲,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时光。

天亮了,父亲还在望着窗外,盼望着锦州早点出现在自己的视野。

终于到了,我扶着父亲下车。他的动作很慢,双脚踏上这片大地的时候,他长舒了一口气,并且用力在地上踏了几步,似乎在感受这片久违的土地。

在车上,我聆听父亲讲述记忆深处的锦州。那是一片雪白的天地,是一群穿着军装、迈着整齐步伐的军人走过的土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炮管灵活起落、转动;装备在黑板和纸上分解成零件和抛物线。年轻的军人们,从抗美援朝战场的硝烟中转身,又聚集在锦州炮校,重新开始了征程。

下车后,我们问了几个出租车司机,他们都不知道锦州炮校。近40年过去,它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渐渐模糊。

父亲显得有些迷惘,城市面貌一新,让他也说不清那座炮校到底在什么地方。突然,他想起了一座小山岗,想起那周围埋葬过不少牺牲的烈士。

于是我们上车,在大街小巷间寻找。父亲的目光始终打量着这个城市,他不停地喃喃自语,变化太大了。

随着车辆前进,似乎有熟悉的景物唤起了父亲的记忆。他说,对,对,快到了。

可是司机说,您老人家坐好,还不到呢。事实上,司机也得不时停下来,向路人打听。

车子终于停稳。司机说,您老看看,是不是这里?这里早就不如您说的锦州炮校了。

父亲看看周围,又看看大门,说就是这里,你看,门口还是过去的样子嘛!

父亲问执勤的战士,炮校迁到哪里去了?门口年轻的战士不知道,叫来了一位老兵。

老兵说好像迁到了沈阳,后来经过合并,再迁到哪里就不知道了。

父亲大概是1956年到锦州炮校学习的。

我曾经看到过父亲的学习笔记。那些笔记放在一个绿色的箱子里,笔记上仔细画着各种图形,记着各种标识和数字。

后来,父亲去了山东青岛的军营,仍然是炮兵。再后来转业,多次迁移和搬家,却一直舍不得丢掉那些笔记。

我为父母在锦州炮校旧址拍了一张合影,而后向不远处的山坡走去。

踏上石阶,就看到一排由条石组成的石墙,石墙上列着密密的名字。那是多少名字啊!无数名字集合在一起,仍像一支队列,整齐而威武。

父亲认真地看着,用手指抚摸着,像是想从中看到什么。

我的心情沉重起来,似乎听到了战场上的喊杀声。父亲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走来,穿越枪林弹雨、硝烟烈火,他的身边,倒下过无数战友。

向记忆深处寻觅

王剑冰

父亲还默默地站在那里。我采来一把野花,同父亲一起放在那些名字下。

随后,我带着父母,又去了黑山、大虎山,看了纪念馆,还去了大凌河。在河边,父亲站了许久。

我知道,他已经慢慢找回了记忆中的锦州。那心灵深处的深厚情感,在他的微笑里升腾起来。

汹涌的河水依然奔腾不息。他抚摸着岸边栏杆,目光向远处起伏的群山望去……

如今,30年过去,父亲已经是98岁的老人。

那天,我给父亲打电话,说我又来到了锦州。父亲提高嗓门,你去锦州了?你再去锦州炮校那里,看看变成什么样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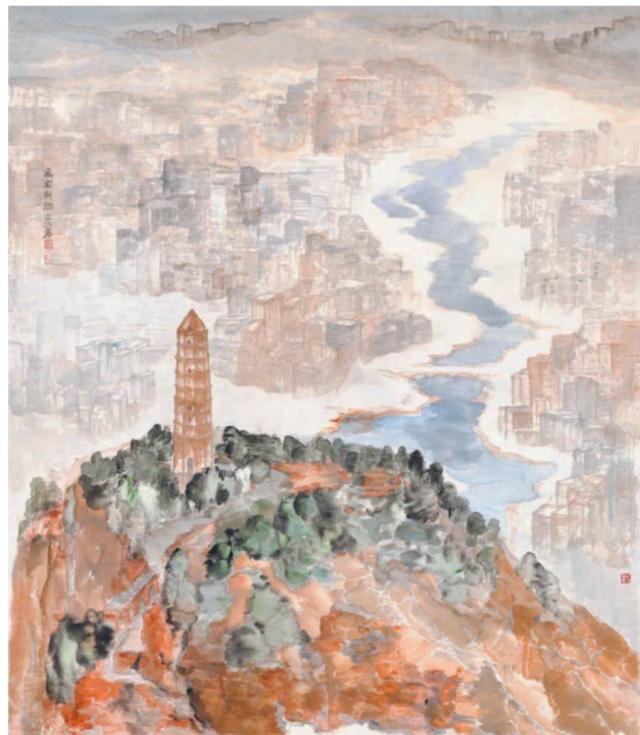
如今的锦州,让我更认不出来了。锦州炮校旧址周边,窄小的街巷和低矮的老房子都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有公园和风景区,也有国际机场和海港。海港四通八达,热闹而繁忙,集装箱从轮船卸下,货运卡车轰鸣着,组成川流不息的车队。

我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听后开怀笑了起来。

父亲问,锦州的城墙还在吗?我回答,还在。烈士纪念馆还在吗?在,建得更加宏伟,肃穆壮观。不仅如此,这里还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馆内有当时使用的各种火炮。

父亲高兴地说,多拍点照片,回来让我看看。

我不仅拍了照片,还录了视频,回去好好满足一位老军人的心愿。



延安新貌(中国画)

白海红作

夜巡卡咎河

葛优优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那天夜里,当卡咎河的牧民还在沉睡,边防连的官兵已经身着雪地伪装服准备出发。我将跟随他们执行此次夜巡任务。

“卡咎河夜里不仅冷,风还大,你把这双护膝穿上,抗风保暖。”出发前,连长胡旭给了我一副厚厚的护膝。

我们掀开厚重的门帘,走进漆黑的深夜。寒风扑面而来,冻得人瑟瑟发抖。卡咎河边防连防区附近多山,海拔高,气候恶劣,年风期约280天,平均风力5~7级。

“由于防线较长,我们根据路况分为车巡、马巡、徒步巡3种巡逻方式,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徒步夜巡,全程大概十几公里……”胡旭边走边向我介绍。

积雪未化,卡咎河的太阳还有数个小时才能升起。风越刮越大,天气愈加寒冷,官兵顶着风前进。大家一边走,一边警觉地查看四周。高原的夜空,能看到城市里难得一见的灿烂繁星。我抬头仰望,一条闪闪发光的银河仿佛就在眼前,而低下头,高原崎岖的山路一片漆黑,只能看到手电筒照亮的地方。

巡逻路上的山谷设有铁丝网,布满尖刺的铁丝网弯弯曲曲缠绕着。上等兵程振阳喊来护边员为我们打开铁丝网,之后我们沿着山谷继续巡逻。官兵拿出夜视仪进行巡查。透过夜视仪,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如果有情况发生,能迅速捕捉到目标。

温度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这一路

走下来,我却热得出了汗。胡旭说:“前面的板房是我们一个值勤点,我们到那里休整一下。”

因为温度太低,板房门的锁芯被冻住了。尝试十几分钟仍未打开,我们只好在板房旁边生起篝火取暖,同时补充食物。

火渐渐燃起来,木柴烧得噼啪作响。我们围坐在篝火四周,风也从四面八方吹来。火苗追逐着我们的手,火花飞舞,偶尔落在手背上,有轻微的灼热感。山谷的大风呼呼刮过,快速带走热量。放在锅灶上的牛奶,已经烫了许久,却没怎么变热。我摸摸围住篝火的石头,感觉外面竟然还是凉的。

“这里真冷啊!”我感叹。列兵余洋说起了巡逻的故事:“这还不算最冷,前一阵子我们有一次骑马巡逻,那才真的冷,而且很危险。”

骑着军马,踏雪巡边,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英姿飒爽的,实际却充满危险。

前阵子卡咎河下了大雪,连队官兵骑马经过一座桥的时候,正赶上风力加大。余洋说:“当时特别冷,雪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我们的睫毛都结了霜。那时,我看到前面的战马被风吹得有些倾斜。马走在积雪上不时打滑,我差点掉进河里,惊出一身冷汗。”

巡逻是官兵的常态。余洋说:“刚来的时候,觉得这里的风景很漂亮,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眼睛只盯着周围巡查。在巡逻途中,我们有时会帮助遇到困难牧民。我们连队还获得了‘民族团结模范连’的荣誉……”

天色渐明,远山的轮廓渐渐显现出来。木柴即将燃尽,官兵收拾好东西后熄灭了篝火,再次踏上巡逻路。

春到边关

牟春江

战士用热情 融化边境的 最后一朵雪花 千里边关 春天,正以冰凌滴落的速度 飞临哨卡

春风翻山越岭 带来远方的牵挂 母亲寄的包裹 藏着故乡的温度 纸短情长的书信 写满家人的心里话 你细数月亮每次圆缺 一遍遍 把思念压进弹夹

钢枪与界碑之间 春天迅速抽芽 你手握的钢枪 就是春天最饱满的枝丫 你把青春 站成了最坚毅的模样



年轻的心跳

谢润

起床号声点亮黎明 军人的骨骼 在寒风呼啸中苏醒 整齐穿戴的装备 焕然一新的面貌 还有那颗 跳动着的火热心脏

伫立在贺兰山下 远山映衬着面庞 从侧面看去 是最坚固的防线

天蒙蒙亮 踩着第一缕晨光迈向远方 如初升旭日 朝气蓬勃

夕阳沉山 踏着最后一缕晚霞奔向归途 汗水与疲惫充斥着身体 把这一整天的辛苦 浇灌给成长

军人的心,灼热燃烧 照亮理想信念 点亮远方灯火

长征

第6384期